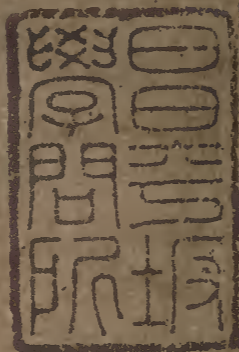


待經正解

四五



漢書門			
八	三	九	類
六	二	五	函
一	一	六	架

內閣文庫			
八	二	三	漢
一	六	五	書
八	一	六	函
一	一	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5
冊數	16 (3)
函號	273 232

卷之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雅經正解卷之四

燦我英
稟輯

淺草文庫門人

湯玉海思元
王鼎由愛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日
本
書
院

柏舟章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共姜守義而首栢舟。衛文之徙居中興賢君也。定中所由作也。大夫之見賢中興賢臣也。于旻所由作也。自相鼠刺無儀而陽教衰矣。牆有茨借老鶉奔刺姜宣淫于上。故士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蠨蛸而陰教衰矣。惟載馳一詩。女雖出于宣姜而禮猶循夫先王見風化在人未泯不以母之惡而及其女也。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栢舟。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歿，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全旨通詩總是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是表其貞一之志，下正欲毋之不違其志也。以之死矢靡他，句作主二章一意。按共伯衛僖公之世子，各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未稱爵。觀註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共伯以總角之當未成配，故父母欲以別嫁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歿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歿誓無他心。母只音紙不諒人只下同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歿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歿誓無他心。母

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為其獨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猶母在，或非父意耳。

合參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歿，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若謂夫婦大倫也，偕老大義也，我今日適遭其變，亦曷敢以存亡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柏舟，果何在？則在彼中河而有定所矣。况髧然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寔維我之儀也，人不有定偶乎？夫既為我之定偶，則不可以存亡而易心，不可以常變而改節，故我雖至于歿誓無他適之心焉。是心也使思之，淺者于我無體悉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願欲我而有他焉，何其不諒人之心耶。

析講此章以物有定在，與人有定配，與意只四句止。然河儀他既一韻，則之歿句可帶上，故疏義與至五句以舟在河中而無他適之地，與已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作兩應或為是也。註剪髮夾凶者，頭會腦蓋也。髦者為偽髧。

交于凶之兩傍故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年剪胎髮為髻帶之子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歿脫左母歿脫右父母歿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言自兩髦時便為我匹猶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耳儀有不可移易之意毋也二句重恩澤上說大意言恩之厚者相信必深非是生我之身而不能諒我之心意不諒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不可說壞了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惑于愛而慮其終耳今共姜自誓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與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合叅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又何在乎則在彼河側而有定在矣况髡然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是惟我之特也人不有定配乎夫既為我之定配則不可以歿生而易其志不可以盛衰而改其操故我雖至于死誓無邪慝之心焉

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曲體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復肯之恩如天罔極顧欲我而有慝焉何其不諒我之志耶噫貞心既固雖夫歿而不移誓志彌堅雖母命而難奪若共姜者可謂有特立之操而超于流俗之表者矣

析講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為邪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周以寧曰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二柏舟為脚脚之首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牆有茨章

詩經

國風

三

采芣

言經正解
傳三叔構周公鄙人風之賦牆有茨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全直通詩皆疑言以刺宣姜之惡，各止四句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

可言之意也。三章總是一意。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與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菁，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

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

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合參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若謂天下曷嘗有不可言之事，惟醜惡之言，斯不可以形諸口也。彼牆而有

茨，昭昭在人目也，則不可埽而去之矣。况中菁之言，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

道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道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

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與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矣。况中菁之言，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

詳而盡之矣。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

深長而難於盡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與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矣。况中菁之言，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

讀而盡之矣。若以為所可讀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

甚辱而適以汗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讀哉。

折講牆有茨，芒刺不可埽，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心也。與意亦

只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韋乃閨內隱與之處。中韋之言猶言閨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汚口意。

精有茨三章章六句。楊子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于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按宣姜伋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為中韋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恤于後，甘以其身處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噫，豈獨宣姜然哉？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志之詞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按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杜註曰：昭伯不可強之生齋子，戴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卽朔也。卽朔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卽宣公所納伋妻。頑，宣公之長庶子，昭伯名伋之兄也。麟士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章

傳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全旨通詩，俱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詞直。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于色，其詞婉總以子之不淑，句為主。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祇見其不衷。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

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借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音威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借老言借生而借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歿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歿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借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今參此刺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寔德之符而區區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

然乎彼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當與君子而借老焉惟有是借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其服以祭服也副飾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笄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佗佗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即而象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睹矣其服此法服也疇曰不宜此可見服飾之盛以借老而盛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宜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尊不能借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末節耳服之不稱云如之何哉祇自貽其羞已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首一句提起重講下四句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借老之德故有是服飾之盛委委佗佗三句亦根德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註當字作未然看蓋此詩雖為宣姜而發然且泛言君國之夫人當如此也副編

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周禮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飾。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頭也。按各物疏。笄卷髮者。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為一。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陸聚岡曰。註中以統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方出也。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但據禮書圖。笄長尺二寸。只是一根簪耳。固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笄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玼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即加于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委佗二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見與輕佻者有別。亦根借老之德。來服以彰德。故曰象服。即副笄也。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是無借老之德。安重之儀。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以稱也。勿顯言失身等語。只反上委佗佗等句。方為渾厚得旨。

玼音此兮音今其音之翟音翟也音也髮音髮如音如雲音雲不音不屑音屑鬢音鬢也音也玉音玉之音之瑱音瑱也音也象音象之音之瑱音瑱也音也

救帝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鬢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鬢髮也。入少髮。則以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合參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衣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取益于鬢也。然服飾之美。不特見于翟也。又以玉為塞耳之瑱焉。以象為摘髮之掃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觀者也。而忽得于創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目。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偶見。人世也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若此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宣
姜言翟衣青質五色皆備王非熊曰翟雉名曰刻曰彩畫即今之刺繡也以
其文象翟明故衣亦以名不脣鬚者只薄之不用見不消得鬚而髮自如雲
非以此為不脣也玉之瑱以玉為塞耳係之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淇澳
克耳瑋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
云以統懸而屬之衡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瑱玄統黃纁卿大夫瑱玄統青
纁士瑱玄統素纁則衛夫人瑱亦玄統黃纁可知掃疏義注音剔象掃若今
之篦子然魏風佩其象掃是也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者孔疏
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故云摘髮麟士云象今用以牙而掃云骨
不知何據然牙亦象之骨則骨或即以牙言揚訓上廣蓋眉下而廣濶則醜
惡故以上廣為美也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為春山橫黛以此
末二句本容服來胡然有驚訝意以為此大帝之神而偶見人世猶子虛賦

所謂渺渺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也勿以形體主宰言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
其美何襲如之蓋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母一國之德也慶源輔
氏曰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鬢髮二句言質之美也玉之瑱也二句言飾之
美也揚且之哲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嗟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縹緜之
感覺者當暑之服也繼衽束縛意以展衣裳縹緜而為之繼衽所以自斂飭
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
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合參且子之容服豈止此哉就子之服而言嗟兮嗟兮而鮮盛可觀者乃見
君宿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裳彼縹緜之上束縛而為之繼衽所以自斂飭也

服之美也何如就子之容而觀其目則視而清明而眉之上又極其寬廣焉
額之角又極其豐滿焉容之美也何如誠哉如是之人有此服飾又有此容
貌色傾一國殆將絕世獨立而為邦之媛者矣然容服固美而德不足以稱
之不亦深可惜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翟是
祭服展是禮服總之亦是象服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絺綌之上也玉藻疏
曰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自斂飭者蓋當暑而衫絺綌
宜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君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裳其上以有斂
束之也清揚顏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說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
斟酌不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要知自髻髮如雲與蒙
彼纒纒正是服飾之芬麗容貌之輕佻大異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
一則曰然而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

褻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
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
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

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全直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因詳其期會
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如此
玩集註將字可見

采唐采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良反娶音我乎上宮

叶居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矣羊反

賦也唐蒙萊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浴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合參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苟得交歡于素所不狎之女則神情倍暢而鍾愛彌深我今不有厚幸者乎彼沫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爰采其唐于沫之鄉矣然非為采唐而行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矣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鍾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許兩情眷戀雖遠必從始而期我于桑中猶恐其未必來也既而迎我于上宮殆不勝邂逅之歡矣乃既會之後猶恭定以展其無窮之懷也又于臨別之時纏綰而不能舍而送我乎淇之上矣

非情深之人乎而予之所思不已遂乎

爰采麥叶說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

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妣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合參然桑中之期不但姜也彼沫邑之北有麥生焉我則爰采其麥于沫之北矣然非為采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弋矣彼孟弋為吾情之所素屬而我亦為孟弋之所心注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弋如此之綢繆哉

爰采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葍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合○黍○然○桑○中○之○期○又○不○但○弋○也○彼○沫○邑○之○東○有○葑○生○焉○我○則○爰○采○其○葑○于○沫
 之○東○矣○然○非○為○采○葑○而○游○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
 孟○庸○矣○彼○孟○庸○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為○孟○庸○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
 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庸○如
 是○之○繫○戀○哉○夫○姜○弋○與○庸○皆○著○姓○也○而○晉○以○淫○聞○何○鮮○恥○一○至○是○哉○此○人○心
 之○所○以○斷○喪○而○衛○之○卒○淪○于○彘○也

析○講○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
 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姜○弋○庸○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寔○有
 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
 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
 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送○之○一○說○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
 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為○是○○唐○菟

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二○時○在○外
 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葑○蔓○善○也○義○取○下○體○賤○其
 褻○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為
 刺○○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乃○稱○美○之○詞○而○以○為○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
 未○必○然○○期○要○送○等○情○即○古○詩○云○不○信○人○言○如○隔○秋○思○君○今○已○集○于○愁○多○情
 自○昔○招○多○妬○昔○為○分○襟○重○逗○迢○此○語○恰○肖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
 故○小○亦○用○樂○記○之○語○按○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
 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
 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師○延○紂○樂○師○嘗○使○延○作○靡○靡○之
 樂○○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蕩○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

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鴉之奔奔章

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鴉之奔奔

序鴉之奔奔刺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鴉鵲之不若也。

全直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次章刺宣姜之不善。蓋無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興。

鴉純音之奔奔鵲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王反

興也。鴉鵲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合參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若謂人之不可責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獨不觀之物乎。彼物各有耦未嘗相亂。故鴉從乎鵲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鵲從乎鵲之類。吾見其疆疆矣。若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今壞夫婦之大倫。敢于上烝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忌也。

鴉之疆疆鵲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珉反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合參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鴉之相隨。吾見其疆疆矣。鵲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今踰母子之大分。敢于下淫而無耻。無良甚矣。曾鴉鵲之不如而我乃以為君。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顧也。吁。詩人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析講鴉鵲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興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鴉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惡其亂

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講。然上章惡切上，然不思意。下章惡切下，淫不顧意。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趙任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禮義也。衛有鶉奔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塵之亂，子孫殲滅，幾盡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

敗國亡家者也。○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按鄭良霄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為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于躬自蹈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錄國人之情，著宣姜之惡，而見衛為狄所滅之由，以為後世永鑒也。○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賦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而謂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附錄舊以為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

日矣。牆有茨。借老不及惠者。怒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怡然相安。而不知耻。故為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為見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關也。若作刺子。頌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定之方中章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

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全旨

通詩以營建為主。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事。次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也。末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務農桑固塞淵也。即上經營諸務亦是此心之貫徹處。故全章當重一心字。此章作于文公季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纂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樂之謀。次言慎于立國之事。末則推其立心之善。而成富庶之效也。

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

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

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

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邊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踈理。白

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

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合參。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若

謂人君本一心。而舉營建之務。凡禮樂民事。事關利理。焉况當式微再造

之初。尤不可以或苟者乎。若我公之遷國而營立宮室也。果何如哉。彼營建

大務也。公以為不順天時。非所以重民力也。乃仰觀于天。當定星昏而麗天

言經正角。卷四。之中則農功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渡河之民興百堵之役。作于楚丘而爲宮焉。非是而漫舉。謂之妨農。我公弗爲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爰版築從事。作于楚丘而爲室焉。非是而妄營。必有更易。我公弗爲也。不特此也。蓋我公當經綸草昧之初。卽裕禮明樂備之用。以爲用材于異時。不可不植材于今日。于是經營之務畢。而樹藝之命下矣。樹之惟何。有寔小之榛焉。有寔大之栗焉。有梓。寔之椅。梧屬之桐。疏理之梓。飾器之漆焉。彼榛栗固以之供邊寔矣。若倚桐梓漆。何取乎。公固曰。他日工師選材以備樂。而欲有所伐也。爰取諸此。疇爲五絃之琴。而阜民財疇爲七絃之瑟。而調民氣。入林徵之不乏矣。夫旣順衆志以大宮室之制。復植群木以備禮樂之需。一時草創之規。卽開百年長治之象。公之綜理周密何如也。祈講此章上四句。言慎于營建之事。下言預爲禮樂之圖。須重營建。邊種植。

亦因營建而及之也。不可並看定之二句。觀天文揆之二句。察地勢然是一時事。文乎而意是一串也。宮與室只是一般。不可把揆日又爲楚宮以後事。星以定名。取民事皆定之象。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立宮。一曰清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考之分野。營室界衛以北方之宿。而出于南方之午位。則中也出于衛之分野。則又中也。兩作字有奮然創始之意。揆日用臬樹在基址中間。朝則日出于東。臬影倒于西。暮則日入于西。臬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東西之方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樹木亦卽營建中事。言立國規。

模件件不苟卽一種植而念已深遠足爲後日禮樂之需樹之二字貫下三句爰伐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爲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制作禮樂說通謂詩意只閒閒說過未嘗有此意并謂實邊豆亦因伐琴瑟而增出似講得太無着落卽詩人無此意然行文不借此發議亦覺索然無味矣總見開國之始預爲長久之圖無非是他謀深慮遠慮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參中弧中星中農事載始之日翼中亢中火中農誌登黍之日建中牛中虛中農誌登穀之日皆非力役之時必待定方中農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此時以作宮也彭魯叔云臬柱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爲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影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于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測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于晝漏午時黍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

北方之位也華陽范氏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于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榛栗下不言備籩實而于四木下特註爰伐者果實目前所需人所易見琴瑟之用猶俟後日故特拈出且果寔之有用人識得四木之可爲琴瑟不爲拈示則人將以此四木徒爲美觀而已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下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旣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下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合參夫我公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苟焉以爲之者哉國之所據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風雨所

會陰陽所和歟其果山川所盤四時所交歟殆領畧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並望之若拱若揖而主客之相資也若抱若環而本支之相副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國之所向者方面山者建都之鎮我公則測彼日景以正楚山矣其果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歟其果影夕多風影朝多陰歟將倚山以作屬矣乃山既景又并其高丘之京而亦景之廣平有原而候氣之法加密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慎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興地利也蚤桑不宜土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察地之膏腴否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國何以定于是稽而下諸龜而神以吉祥告矣自是而盧漕徙焉楚丘築焉堂邑爲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群黎享衣被之賜鬼神施黜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幹懿公之蠱輯和人民光顯國家將來賴之矣終焉之臧不于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官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柳博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末句是獲其善于終丹虛以望楚丘與堂邑賢一國之形勢也恐大勢有完有不完故望楚而又望堂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恐方面有正有不正故景山而又景京望者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稽定中以作宮將踞楚以爲雄而環堂以爲鎮也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杲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室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民之所資桑最宜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宜桑而後可以居民重察地上兩說俱無碍人謀善矣尤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今將作宮室于此神以爲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劉上玉謂卜者因桑而下臧卽土宜桑爲臧彼蓋泥末三句一連之說然觀慶源輔氏曰旣正其方面又覽其形勢又察其上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可知以統承爲是卽允臧亦須統承觀註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何得

卑指土宜桑為臧也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欲終之善也乃終則允臧矣防禦之阻得天地之奧區焉而山京之向背悉常豈復為敵人窺伺之墟華寔之毛稱九州之上腴焉而鬼神之迪吉潛乎真足彰天人合應之妙臧字之義如此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叶徒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反

駮牝三千叶倉

賦也靈善雲落也信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死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駮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文要其終而言也

合參自其終之為國而言則國之大事唯農與桑使營建既畢輒忘民生之計此未知根本之慮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尤乘天時當獻歲發春之時值農祥晨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亟矣乃今不先不後適當其時靈雨不既零乎我公于是命彼信人選爾徒展爾軫迨雨止而星見矣遂駕車而戴星以行而往說于桑焉執懿筐者幾何遵微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蚕桑說于田焉發爾私者幾何服爾耕者幾何勸課諄諄使之乘天澤而服勤于南畝凡此勤民一念可謂塞乎實淵乎深矣然我公隆再造之基何在不以寔心應事何在不以深心度務固匪獨此人之于民事見其秉心之塞是而淵深也即操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心蕃庶而神駮之如雲牧養不窮而天閑之備數雖馬之駮而牝者亦已三千矣何莫非秉心塞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于經綸而終于富庶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析講此章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不驗其操心之善也雨
 應時而降有似乎靈故曰靈雨即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此正土膏動元
 蚕育人務農桑之時命彼倌人命之之詞已藏在內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
 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次且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夙
 駕桑田要見其綜理方殷急乘時之意註亟往而勞勸之正解說于桑田
 句勞之勸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便是秉心塞淵處匪直句緊承上喚起下
 文心字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
 然蓋人主發憤為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似乎濶達而失之于不塞或
 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似乎壯決而失之于不淵文公則以塞心應事以深
 心度務譬之太山之土自能生物河海之水用之不竭亦何所為而不成哉
 直從上作室種植望景觀桑夙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此其塞淵也即
 推之牧事有騷牝三千之衆亦秉心塞淵之一驗耳舉騷牝以槩其餘亦勉

富國強兵可以制敵意三千作寔事不作預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
 乘便見○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人字諸家多指民言意國人未必以人日其君也麟士則謂斷指文公言南
 召聚岡等亦主是說更詳之○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寔故事事朴寔不尚高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
 者之所能辦哉○眉山蘇氏曰富國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
 所能致也○言騷牝而本之塞淵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
 宛之求德多慚而招揀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
 戰於熒澤而敗狄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
 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
 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

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閔公二年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寔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盧于漕。○麟士按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三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以喪中非言儉苦自厲也。○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

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所指定星乃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而詩言終焉允臧駭北三千則是詩蓋作于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按春秋文公之在衛也于齊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于邢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伐宋而不能膺天王居鄭而不能救毋乃塞淵之心秉之未終歟

蝮蝮章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蝮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全直通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述淫奔之欲而斥其滅乎禮總以大無信不知命二句作主蓋上特賤之惡之至此方正言以刺之也

蝮蝮音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聲父母兄弟

比也。蛟、螭、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蛟、螭、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合參此刺淫奔之詩，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濇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倏然成此蛟、螭之質。而在彼東方焉，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况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敢道。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攝而為虹。蛟、朝謂之濇，暮謂之蛟、螭，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曖昧之事乎？註不顧此，冒行此字，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此冒行也。乎，恰與懷婚姻句相照。較更直截。又一說女子有行，就淫奔言。蓋淫奔之人，多棄其親戚而竄伏，故責之如此也。東萊呂氏曰：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此也。濟，升也。周禮十輝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



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匿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合泰然是虹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隳于西焉其象為垂為舛即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匿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况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結褵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析講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匿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宜也隳虹隳也由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隳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南軒張氏曰蛟蜃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不知命也叶彌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合泰亦思婚姻之際禮以成信信以定命命以防欲固女子所當知也乃如之人今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匿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因喪而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冥然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衛染墻茨鴉奔之俗期乘要宮恬不知怪久矣文公一轉移之而羞惡之心頓明是以風也

析講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斥其昧天理之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續此天

理之正處失貞信之事即昧天理之正二句詞若兩平意寔相貫須要真知
心悟恻然警惕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懷婚姻耳○上玉云前兩章一言淫
氣之交一言和氣之害雖甚惡而托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
而歷言以痛斥之也此詩人篇法

蝮蝮三章章四句○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文公復國一以身
率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蝮蝮

相鼠章

傳叔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全直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與

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恭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儀以齒與止
以體與禮亦有輕重刺無禮還是淺說不必拘序為刺在位輔氏亦云見國

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此詩作于文公復
國之後振厲自新懲戒之意多刺譏之意少故不覺言之切直如此

相鼠有皮叶蒲人而無儀叶牛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與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
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合察此刺無禮而作也若謂威儀為定命之符容體乃章身之寔人不可不
深自檢飭也即以物論彼鼠為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

况人為物之最靈者也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威儀之可象曾鼠之不如矣
亦思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即久生于

世徒足以敗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與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今顧獨無容止之可慕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雖有形亦軀殼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叶相止反

與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體矣今乃如之人今顧獨無禮度之可飭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無以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已耳胡不速死之為愈哉是則刺其禮儀之失者好乎禮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也詩人好惡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
析講三章各上二句即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之詞相鼠云者言曷不相之于鼠也無儀無禮何處着吾相乎凡獸皆有皮齒與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兼儀上

說以死為言以其穢生于天地之間有忝于生即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無禮定其必死也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亦云豎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意蓋取諸此此亦反興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嫉惡不深則遷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取干旄之意乎

干旄章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旗不過儀衛之

常而以此屈已見賢便是禮意之勤矣不可就儀衛上認作禮意之勤末二

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慮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言
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踴躍贊嘆矜謝不盡之意

之子干旄在浚之郊音高素絲紕音避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音庇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
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
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
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合參衛大夫屈已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若謂傾心而下賢者公卿之分
感激而思奮者良士之懷顧或挾貴倨之勢而絕跡草莽此士所以負其能
不肯顧其上雖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舉動殊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
干旄也注尾為儀吾儕之瞻望者有年今子子然特出而在浚之郊則有出

人意表者矣但見素絲所以建旄而紕之以昭其文良馬所以載車而四之
以昭其數儀節隆丘園而旌旗若為之生色顧問勤枉駕而車馬若為之增
輝使非情深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勤勤乎吾意姝子于此凡邦家
之所以奠黎庶之所以安當必有以畀大夫者第大夫之誠意既隆則姝子
之酬報不容獨畧將何以畀之以不虛此隆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旂旂下屬繆皆畫鳥隼也
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合參然有旄必有旗彼大夫之有干旄也鳥隼為文吾儕之熟視者有年今
子子然特出由郊而近焉而在浚之都則有動人觀聽者矣但見建旗者猶
是素絲而組之而文加賁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
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殷乎吾意姝子于此凡政刑之所以協禮樂

之所以興當必有以于大夫者。第大夫之延攬既至，則姝子之昭示不得或踈。將何以予之，以不負此咨訪也。

子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音之

賦也。析羽為旌，于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合參抑有顯必有旌，彼大夫之有于旌也。翟羽是飾，吾儕之屬目者有年。今子子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城，則有深人欣慕者矣。但見建旌者素絲不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諱篤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勞勞乎。吾意姝子于此，凡因革之所以宜損益，之所以定當必有以告大夫者。第大夫之殷勤有加，靡已則姝子之籌畫亦當屢進加詳，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為姝子慶，其知遇愈為大夫美，其情文向非然者，則于旌于旒于旄亦大夫所恒建者耳。又何稱焉呼。

有好賢之臣，真社稷福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析講各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也。子子二字，見意既非常儀，亦特出也。于旌于旒于旄三者，以旒為主。蓋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旗有于干首，注牛尾曰于旌，設析羽曰于旒，維旌旒於干則皆用素絲之組。二章訓註曰：旂曰縿者，蓋旗之正副曰縿，旂則其末垂者也。曰郊曰都曰城，雖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廬意。建于車之旒，素絲以係之，載夫旒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于旌言。紕組祝皆有親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四五六不過侈其盛之之詞，非漸增其數也。盧文子講末章在城彌近，則所見益親，所見益全，故以為祝之六之也。妙絕姝子以蘊藉言，辨者啟其端，子者深其緒，告者罄其衷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懸望其有以畀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畀之，又預想其不知何以畀之，總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願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模，非道路所

與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下賢曠典一時創見。詩人極為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贊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紕縫之也。組係之也。○祝聯屬之也。○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騶。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本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儀衛之禮。只是極誇其盛耳。○嚴氏曰。言乘夏馬而來者。已四輩。五輩六輩矣。言下賢者之多也。絕妙。然依註已久。姑作極誇其盛說。

干旄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增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在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職也。故其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喬君求曰。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先載懿公好鶴之故。而後載頑伯宣淫之由。蓋

著其玩物喪倫。不以善道示民久矣。文公懲創更化。而風俗之見于詩者。如蠖棘刺淫。相鼠好禮。干旄下土。而一時人心頓然飭義。而服節。故敘詩者以此三詩俱文公時詩。而朱子亦謂其有所本。豈不以上之所作耶。○陳淡夫曰。讀是詩。知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眉宇一新。

載馳章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全旨通詩以歸唁句作主。凡思字。憂字。懷字。皆根歸唁來。不嘉不臧。有允皆根。不可歸唁來。總見他制乎義。而不忘乎情也。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憂。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憂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道。而責人不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末章言其思救衛。

言○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總○是○曲○寫○其○憤○懣○難○堪○邊○追○無○聊○之○意○
非○寔○事○也○言○下○却○若○歷○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許○為○婚○姻○之○國○不○能○
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控○于○大○邦○一○句○則○望○
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

載○馳○載○驅叶祛○言○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
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
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
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合○參○宣○姜○之○女○憫○衛○之○亡○而○不○得○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若○謂○宗○國○破○滅○
乃○時○事○之○大○變○而○人○情○之○至○痛○也○况○我○為○衛○之○女○子○其○于○興○廢○之○念○感○慨○之○
情○寔○有○難○以○愁○然○者○乎○我○于○是○載○馳○焉○載○驅○焉○將○以○歸○吊○而○唁○乎○衛○唁○之○果○

安○在○也○時○衛○侯○失○國○野○處○于○漕○故○不○禁○驅○馬○之○悠○悠○道○之○云○遠○言○至○于○漕○以○
慰○之○焉○奈○何○漕○邑○未○至○而○許○國○之○大○夫○竟○有○奔○走○而○赴○跋○涉○而○來○者○吾○知○來○
不○徒○來○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于○我○則○漕○邑○終○不○得○至○衛○侯○終○不○得○唁○矣○
我○心○其○能○以○無○憂○哉○

折○講○此○章○上○四○句○有○所○憫○而○欲○伸○其○情○下○是○有○所○制○而○因○動○其○憂○也○走○馬○謂○
之○馳○策○馬○謂○之○驅○唁○字○至○字○言○其○將○然○耳○非○真○已○至○已○唁○也○唁○之○雖○奔○走○赴○
難○以○盡○憫○恤○之○情○便○有○控○大○邦○以○共○圖○興○復○意○只○未○說○出○載○馳○二○句○言○其○情○
之○急○然○悠○悠○則○欲○急○而○反○緩○矣○蓋○人○情○惟○急○欲○到○故○愈○覺○其○遲○也○至○漕○乃○是○
擬○議○之○詞○猶○未○至○漕○時○衛○侯○渡○河○而○處○漕○故○云○遇○草○則○跋○遇○水○則○涉○皆○見○他○
來○時○急○遽○之○狀○但○來○而○未○至○耳○與○悠○悠○言○至○俱○是○意○中○摹○出○虛○景○憂○者○憂○其○
志○不○得○遂○也○註○必○將○二○句○乃○逆○意○以○憂○之○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
意○馳○驅○跋○涉○皆○假○托○之○詞○豈○真○出○在○道○而○後○大○夫○追○而○返○之○也○急○欲○馳○驅○

歸信而又曰悠悠則見非真驅矣總之識想所為都非寔語。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大夫追于路而告以不可歸之義夫大夫何不告而止之于欲行之時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于穆公而許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追而止之耳此又作實在事講亦可從。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賊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合參及大夫既至果以先王制禮寔嚴歸國之防咸以我歸為不善而責之則聞言意阻情不能以掩義而我亦不能陸行旋反以至於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宗國破亡人情大憤我之思其能遠而忘之乎又以先民

曲章每切越境之禁咸以我歸為不善而非之則聞義心移私不能以害公而我亦不能水行旋濟以達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故都淪沒人情不堪我之思其能閔而止之乎與亡在念休戚相關殆非常情之所可此矣。

析講此章作兩平看上四句已盡其意下不過疊言之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臧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禮背義上說蓋可歸而歸則為臧嘉不可歸而歸則為不臧不嘉旋反就陸行言旋濟就水行言此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意我思只就唁衛上說蓋宗國破亡人子之心所甚痛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遠則易忘故不遠為不忘非遠而去之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己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陳彼阿丘言采其蠹

音音叶 謹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叶戶反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蠹，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

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

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蠹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

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且真以爲穉且

狂哉。

舍察夫思既不止，則憂想之情切于內而鬱結之疾重于中，故其返而在途

也。暫息馳驅之驚，爰陟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乎。中

已驚而成疾，其何物之能治，則或者薄采其蠹以療吾鬱結之疾乎。蓋我女

子之所以抑鬱憂思如此，其善懷者非過爲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

而有顛覆之傷，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而茹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

所貴乎察情者，原義理之可通，識權宜之有當，而不以爲非耳。乃不我嘉，不

我臧，坐爲許人詬厲，而反以爲有過也。夫人惟少則歷事未諳，語以憂愁而

不信，今何穉者之衆乎。人惟狂則賦情獨蔽，當以怨鬱而不知，今何狂者之

衆乎。使非穉且狂，必能諒吾之情而恤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是思衛不忘而欲舒其情，下是責許人之不諒其情也。登

高以寫憂，而因采蠹以療疾，雖屬兩平而寔串說。註偏高曰阿丘，謂丘形四

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善懷，諸說多從歸唁講，然須承陟阿采蠹

之情來方見意義相貫。人見我之愁鬱以爲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

雖多思亦各有道，不得概以爲不足問。要活看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

唁玩亦各字可見有行者見天理人情不容自己也。尤之者，暗于正誼而泥

其舊辭，牽累大情而睽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就指大夫也。凡人

老而明于計，必以爲區區小禮不足拘也。穉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

其舊辭，牽累大情而睽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就指大夫也。凡人

拘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然不可寔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情之切
至耳註許人守禮數句末須補出陳式甫曰許穆公夫人蓋欲赴愬于方
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為辭耳夫赴難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訛許人當告急
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所思為
有道矣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音蓬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百

爾所思叶新不如我所之力反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
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
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於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
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
盡其心之為愈也

合參夫我之歸衛不果而返許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涉芃芃之麥斯時也
傷我許國之小無由悉索敝賦以從事而力不能救矣因思救災恤患友邦
之謹况夫邦之大則土廣兵強又可賴以興復者也于是欲為之控告焉庶
幾假彼甲兵為恢復計以收廬漕之民而還康叔之舊物焉然有所控者必
有所因况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觀之行者也苟莫為之先容則情雖甚切誰
與通之有所控者必有所極况吾女子又非素有境外之適者也苟或迷于
所往則事雖誠急誰與體之然不知誰為仗義之人誰為睦鄰之國而因其
人以至其國乎夫我力既不能救資人又無其機則我心之可自盡者特一
歸唁耳今爾跋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為不臧不嘉而尤之
也雖爾百方為我區處或思遣使以致唁或思文告以求援固將以慰我之
心矣然終不如達權通變使我薄言旋歸得以自盡其心之為愈也而竟使
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忘情也哉夫衛女之欲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

平○禮○義○也○非○賢○而○能○若○是○乎○

○能○已○也○行○野○洙○麥○本○摹○寫○歸○途○光○景○而○觀○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即○宗
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凄○然○在○目○控○大○邦○者○持○失○國○之○由○以○告○之○欲○藉
之○以○興○復○也○因○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地○言○謂○道○里○方
向○可○循○之○以○底○至○者○文○平○而○意○寔○申○猶○言○因○何○人○而○至○何○國○乎○尤○指○悖○禮○犯
義○言○上○衆○穉○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
昔○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爲○曲○處○如○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
只○以○不○我○嘉○等○句○來○說○則○爲○必○不○得○歸○言○一○事○耳○何○百○方○之○有○一○說○云○百○思
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開○論○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爲○是○如○致○書○遣
人○未○援○代○他○處○置○衛○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
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王○非○能○自○夫○人○因○極○之○謀○非○自○可○爲○往○特○以

哀○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感○發○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夫
幾○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夫○人○之○志○慰○矣○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
月○冬○迄○于○見○麥○芄○芄○則○爲○今○年○夏○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
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
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
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蘓○說
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
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
刻○載○馳○于○後○所○以○盡○禮○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
得○歸○則○事○變○之○微○亦○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與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禮然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而無淺深及漸進之意總之由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故服容動靜無不悉協于則也○許南台謂末章言德之成其寔首章琢磨之至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卽此是德非到此方成也一說上章猶有英氣末章則化而無迹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爲瑟備赫喧當和而和則爲寬綽戲謔豈有到那寬綽戲謔便不瑟備赫喧乎但自切磋琢磨處極力鍛鍊磨礪過來始到金錫圭璧地步耳

瞻彼淇奧音與綠竹猗猗音醫叶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平如琢如磨音瑟兮僩兮音赫兮喧兮音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遠兮音

與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鑪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砂石言其德之

修飾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喧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惴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合參衛人美武公之德若謂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爲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苟未能斧藻其德將儀度不肅于觀章采反增其玷何能令人思哉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始生猗猗然柔弱而美盛尚有莫禦之機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寧無不已之功乎彼學莫先于自明以善之粗明而遽止者精未至也則講習討論而致審于臧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莫要于自修以已之粗克而遂安者密未至也則省察克治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德之修飾有進無已如此由是美在其

言經正角 卷五 二 溪柳堂

中光輝自著。瑟然矜莊而無暴慢之非。備然威嚴而無怠惰之失。嗛乎其宣著一煥然君子之光也。赫乎其盛大一顛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析講此章上五句。與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興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義理。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過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砥礪。到那私欲淨徹。萬理明淨地位。蓋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雖是工夫。其寔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瑟備赫喧。是成德之驗。皆就著于外者言之。瑟是矜莊正容謹節。備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暢于四肢也。喧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上

切磋琢磨來。瑟備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未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備二句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與上一句。只是據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瑟備赫喧為斐也。終不可護。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護者。秉彝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非不忍忘之意。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屬知是學問之事。琢磨屬行是自修之事。詩柄美武公之德。一句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指章內上五句耳。下章亦然。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為三公。此小序以為入相于周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護兮。

詩經正解 卷五 國風 采芣堂

與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瑊瑳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合參又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生。青青然堅剛而茂盛。斯亦竹之威儀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稱服也。寧無尊嚴之象乎。彼克耳所以養聰則懸之于瑱而尚以瑊瑳之石。各山大澤之英。君子之身。畢萃之始。可尊而不可褻也。會弁所以壯觀。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天文人文之象。君子之身。純備之始。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克英華。自著吾見矜莊威嚴。瑟兮僾兮。儀之所表。可畏而可象也。盛大宜著赫兮喧兮。身之所潤。厥微而厥彰也。有斐君子。具此盛德。則所以感人者至矣。民之仰之。又何能忘哉。

象故以為與充耳三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是諸侯常制。但武公盛德積中。則一服飾無非德之所形。故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但含德字在。非以瑊瑳如星為尊嚴。亦非謂服飾如此。而又有德以稱之也。註見其二字。極得旨。不消言外。增出而自躍。然瑟僾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別。克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克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劉景誠曰。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王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謂朱白蒼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聲較。角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與也。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

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輪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非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合參更不嘗瞻彼淇與乎。綠竹之長成。如簣之密比。則盛之至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就。為何如哉。蓋自切磋琢磨以來。陶鎔既至。則修為克殫于人力。而欲淨理還瑩。然不雜始如金如錫之鍛鍊精純也。砥礪既深。則人工可復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始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底于成。則容自中乎禮。無自斂束以自拘。而寬兮宏裕。綽兮開大。猗歟如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莊厲以自持。而動而善戲。言而善謔。

者。不至有淫虐之愆。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非切磋琢磨之積盛。而能然哉。此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感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析講此章上五句。與其德之底于成。下美其容之盡善正盛德之至也。竹如簣。則猗猗青青者。咸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與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而渾化者。言註中銀鍊精純。特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特自圭璧上解。不可泥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意。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註。又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罔弗臧。莫非其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綽中。已含自如意。故即重

戰以嘆之其容貌從容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戲謔只是舒氣解頰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粗淺看虐者傷害之名不為虐者不至于任情而凌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侮謔浪則為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為虐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簣謂床第即床棧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鸞清奏其從容安舒比他車不同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在軾之上皆平常無事而立則憑較若應為敬則俯憑較注兩輪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倚較非平敬之時此可以狀其自如氣象故以言之耳假如過閭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敬安得在重較之上有此安重○寬廣與矜莊反矜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與威嚴反威嚴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泰也○麟士云綠竹如簣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夾比又一法

淇奧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箴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格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武公之德豈無所本哉淇奧切磋有天行之健焉賓筵悔過有風雷之恒焉箴銘規誨有虛受之箴焉造語如此此其所以生稱有斐君子沒稱睿聖武公也○張睿衷曰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切磋琢磨之功然觀其屋漏自防賓筵悔過而箴箴于國誦史于矚則固通隱微令人已無往而不用其心矣其謂之睿聖也亦宜其相幽王而不能收格心之功然亦非其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

考槃章

傳邠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全通詩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也。以寬字滿字軸字為骨一章其志堅言非偽為二章其願足有若將終身意三章其樂深有不求人知意總見其所樂之真處。

考槃在澗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喧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合參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所樂惟心有真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吾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澗而一澗之上下小築以為槃槃由人成者也澗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浩乎與天地同游悠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恢恢乎有餘地矣然是

樂也使徒矯于一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失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析講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澗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文成章非有遷徙不定之意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莫之境也碩大寬廣申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樂考槃也觀註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適軸字亦同蓋其心胸開廓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慮困頓而為情所拘天懷拂亂而為形所役碩人置人事于不問故一室之中悠然與天地同其大穆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情之外而不滯乎世情之中寓乎山水之中而寔超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為情所拘也何寬如之

獨字可玩。獨寐寤言。無對也。凡人隱非其本心。外雖矯情幽獨。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獨中自誓勿誼。則非勉然可知。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忘者。惟此幽幽之澗谷。足供畢世之徜徉。意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朱子曰。遯之象曰。肥遯。無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節寬適之理。烟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碩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碩人之心也。昌黎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字。即末字意。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音獨寐寤歌。末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末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合參淵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于山阿之間。地則隱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在阿。胸次悠然。外物不能為之累。何廣大而自得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久而不變。雖獨寤而寤。獨寐而歌。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足乎已。無待于外。吾終身所願。蓋不踰于此矣。

析講。過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獨寐寤歌。無應和也。弗過言所願止乎。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漱流枕石。無復他念。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偏及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勗。獨寐寤宿。末矢弗告。

音谷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合參。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地則僻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在陸。居貞自守。盤桓不見其或舍。何猶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止以自怡。雖獨寐而寤。獨寤而宿。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有之。吾自知之。

獨得之秘殆未可一二為俗人道矣。夫居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已所獨樂之情其所養之克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析講軸訓盤桓不行確有南窓寄傲容膝易安之意。車之進退全由于軸。朝廷之軸仕者主之山林之軸隱者主之也。寤宿已覺而猶卧時獨寐寤宿而無驚破其夢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不求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勞書升時論云舉道遙空谷之境曉曉焉共白于天下是隱以避世而反借以希世也。隱以逃名而反借以沽名也。且天下庸庸者流既不足與語此而爭名逐利者又徒知朝市之計而與我言不相入。雖欲告之又誰從而告之。此議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碩人果于忘世而不肯告也。此解亦別。又云考槃之碩人與簡兮之碩人有異。蓋簡兮之碩人雖萬舞公庭特其托跡然猶有沾沾自喜誇示于人之意。則隱也而傲矣。若考槃之碩人其迹晦其志深其幽獨所盟者止自適其性而不求知于人則隱也而高矣。此可見兩個碩人地位迥別處。陶淵明云策杖老而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即弗告意。

矣。此可見兩個碩人地位迥別處。陶淵明云策杖老而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即弗告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孔叢子曰吾子考槃見逃世之士無悶于世。○

儀曰夫賢者隱居自樂而潔已無慕之心如此其視伏在車中泣血孫陽突梯滑稽以叨升斗四至九卿甘宦若飴爵不得志坐而書空者恍然雲泥矣。後之稱為隱者身處江湖心懸魏闕終南捷徑念北山移文之請如晉皇甫希之唐羅藏用等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齊朱孩曰此文公武公時詩也。雖隱也而無憤時憂禍之患則其意可知也。士固各有志豈獨于治世無之。○淮南子曰人惟鑑于止水不鑑于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

碩人章

傳衛莊公娶於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全言通詩四章言陳莊姜宜于見答而君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拆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時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只反復贊揚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咨嗟之意自覺言外隱然○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饒抑又末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答即云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此等已不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疊疊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

註極稱二字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

碩人其頡音衣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錦文衣也襲禪也錦衣而加襲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合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若謂夫婦者人倫之首固宜和協于閨門靜好于琴瑟也乃有宜親厚而卒不見答者則其人之昏惑甚矣能無致慨于夫人乎夫夫人固碩人也惟彼碩人頡然而長夫非吾小君也哉但

見衣錦于內。加以褻衣。不使文之外。著體服。殆非恒比矣。以此體服而見親于君。亦情理所必至者。而乃不盡然。意者婚姻之不敵。歟。而碩人之生也。乃齊侯之子。從父之貴。以為貴其嫁也。為衛侯之妻。又從夫之貴。以為貴則國統世系。兩相當矣。以為所生之未貴。歟。與東宮同一本之親。則碩人之兄。貴與東宮有兄妹之分。則碩人之母。貴所出為正嫡。又非庶孽之賤矣。抑為戚屬之末尊。歟。彼邢亦侯爵也。而碩人為邢侯之姨。譚亦子爵也。而譚公惟碩人之私。一則而室之懿親。一則藩封之君長。其姊妹之夫。要亦一時之貴顯矣。議親則目父。以至姻婭。議貴則自齊。以至邢譚。皆足為碩人重也。夫何間然也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指其容服之美。下五句。極稱其族類之貴也。然首二句。須一順講。如云。此順然而長者。乃衣錦褻衣之碩人也。分明画出莊姜一小像。詩人正自有深意。諸家多云。此二句。輕其說。不然。昔太史公疑子房魁梧奇

位。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怪之也。今莊姜順然而長。自是福祿之器。豈其紅顏多薄命者耶。而竟賈志以沒。亦想見詩人扼腕之意。又莊姜以彼世。於有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褻衣。其賢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也。族類之貴。不重齊侯等。只是節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重父之貴。上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與太子同為嫡夫人之所生。重在母之貴。上邢侯二句。互文見親屬之貴也。俱要指出一衛侯來。見得並爵于衛國。而稱雄于列國者。表表顯赫。則衛侯安得以爵位自高。而藐我碩人乎。傲弦云。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答何也。震為長男。位在東方。故太子之宮曰東宮。邢周公之後。侯爵譚近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是子爵。言公通稱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
叶匹
見反

賦也。茅之始生曰菁。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蝻，蟻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合參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自其容貌言之，手如始生之茅，柔而白也。膚如凝寒之脂，白之至也。其領之長而白也。則如蝻蟻之蟲，其齒之方而潔，比而整也。則如瓠中之子，首焉廣而方正，螭其首也。眉焉細而長，曲蛾其眉也。笑之巧也。而口輔之美好，目之美也。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不有可稱者耶？析講此章，是言其容貌之美也。七句作八樣看，註柔而白，重柔字。白字在美字看出。蓋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結，則其色白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析觀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比次整齊，方正

屬形潔白，屬色整齊。屬比次並重，廣而方正，細而長，曲亦並重。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也。總見容貌無一不美意。敬弦云：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重何也？此意亦言外見之。鍾伯敬曰：畫美人不在畫形體，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比傳神賦，覺為贅矣。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騫，朱幘鑣鑣，翟茀以朝。

碩人，大也。大夫，風退，無使君勞。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騫，壯貌。鑣，鑣飾也。鑣者，

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

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合參夫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者豈自疇昔而已然耶。誠自來嫁之始。言之惟此。碩人敖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之強壯。駢服極一時之選也。朱幘之鑣鑣。儀飾擬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翟羽以爲飾。煖狀文章之可觀也。竹芘以爲蔽。秩然前後之不露也。乘此車馬之盛。自彼近郊以入君之朝。大婚于是乎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者。各宜蚤于退食。毋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厚也是始嫁來時。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析講此章上五句。是述敘來嫁時事。下及國人愛樂之情也。碩人之稅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羽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以兩句對兩字看也。朱幘鑣鑣。謂以朱色飾鑣。鑣鑣然文采之盛也。六

帖朱幘鑣也。而遂以鑣贊之。也以寔字爲虛字也。嚴緝鑣鑣。非一鑣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芘上。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有障。謂之芘。因以翟羽爲飾。以朝總承車馬而言。言駕此四牡。乘此翟芘。以入君之朝。亦只敘來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末二句。只形容爲吾君欣樂之意。見得碩人如此。人皆爲君深幸。奈何君獨不然。耶。分明画出舉朝洵洵爲人主。嚴重大禮。光景說得相親。却似相昵。註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門外之正朝。小寢燕寢也。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孔氏曰。君出視朝。事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叶。施烝。音滂反。叶。鱣。音。發。音撥叶。葭。加。音。揭。音。庶。音。孽。音。劫。音。孽。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烝。魚。音。也。滅。

歲。呂。入。水。聲。也。鱸。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額。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鱸。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葵。藿。也。亦。謂。之。菽。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婦。

蓬。蓬。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合。參。夫。頑。人。之。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意。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今。追。究。之。即。則。試。自。來。嫁。之。儀。言。之。齊。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背。山。臨。流。決。決。大。國。風。也。試。為。循。河。四。望。其。水。之。右。繞。乎。齊。也。洋。洋。然。蕩。激。激。澗。浮。天。無。岸。河。之。身。大。而。能。容。也。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然。馳。波。跳。沫。弘。往。納。來。河。之。勢。曲。而。能。達。也。即。此。大。河。之。中。而。物。產。于。是。乎。聚。財。貨。于。是。乎。生。百。姓。之。所。取。也。饒。而。國。家。之。所。用。也。阜。第。見。此。聚。族。而。興。畧。被。臨。淵。而。設。網。施。罟。于。水。則。歲。歲。而。有。聲。或。有。鱸。而。如。龍。之。多。甲。或。有。鮪。而。寢。廟。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而。甚。盛。若。夫。澄。潭。集。網。之。下。有。鬱。鬱。葱。葱。亘。千。里。而。一。色。者。葭。莢。得。地。而。滋。

也。而揭揭者又何長茂若是乎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

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蓬蓬而服飾之特盛有從行之庶士則揭揭而

才貌之武勇士女佼好而禮儀盛備豈不爛其盈門乎來嫁之儀亦無可追

之咎矣此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何所拂于君而不可相親以求終也

此則吾人之所不得而解者矣夫歷道其可美之寔而詳推其不見答之由

則雖未明言其莊公之昏惑而已隱然寓于不言之表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媵之美盛而上下意自相貫重末

二句惟其齊地廣饒故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情如此禮儀盛備即在

士女佼好看總是推齊為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為二事首二句見齊

地西臨大河北負渤海表表各區奚啻朝歌以淇水泉源誇視一方也施罟

三句各于中舉一以驗其餘鱸鮪發發是鮮物之盛葭莢揭揭是植物之盛

蓬蓬是服飾之盛備也有揭是才貌之武勇也俱以佼好言見下賤之妾如

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孽既以庶孽為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寒字為虛字如鑣鑣類也。徹弦云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媵送之盛而不見禮何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黃幼玄曰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庸到極處亦能反常。鍾伯敬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詩人代為之言另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趙任甫曰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興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彼穠矣韓奕之詩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豈值此詩為然。通解按此詩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是傷其不得于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于夫此所以無子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德行文章皆未易及此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四章惟大夫風退二句微露

今日不見答之意始媿而章者歟

張章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張

序氓刺時也宜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

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全章通詩六章歷敘始終以道其悔恨之意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前二章追述初奔之事下詳其被棄而悔恨之深也首章言其約奔次章遂其所奔三章悔其奔而寓責已之意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詩雖是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

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氓之蚩蚩音蚩抱布貿絲音貿匪來貿絲音匪來即我謀音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音頓

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音愆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音秋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怒而鄙之也

有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

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

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

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危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合參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若謂天下有偷一時之

情而貽終身之悔者矣我也愆創往事其悔可勝言哉曾憶昔時有蚩蚩無

知之氓抱彼已成之布貿我未成之絲然其寔非徒為貿絲而來乃假托事

就我而謀而為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不欲遂為寒裳之舉哉第事有不

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而偕行者非

我愆此佳期也蓋凡男女之合必須媒妁之言特以子無良媒我所以難于

就子耳願子不以愆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再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

焉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我之始約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氓之蚩蚩鄙之也

說謂之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句

以彼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謀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

往是恐其志之不堅送之涉淇是示以惓惓之意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

其事將子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

也夫為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媒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

時相謀相約之事而悔恨之意啓矣

乘彼坵垣音垣以望復關音復泣涕漣漣音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

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遷

賦也坵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坵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合參夫既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坵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交集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謀固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為密也爾之此來必灼龜以卜之矣必揲蓍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皆見許而一朝會合終身可以相倚矣則以爾之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賄往遷于爾也寧復如昔之愆期哉夫

始之相期如此詎意其有今日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重下段詩及期即是秋以為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泣涕者恐其負約也載笑句喜其約之遂也註卦之體指筮兆之體指卜筮亦是審問之意以為會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漸車帷裳之車迎我者非輜重之車特來遷賄者也賄亦不過服飾之類此時急欲相奔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寔問鬼神以筮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兆○卜法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物九十八變而成卦○倪玉汝曰此合上節敘其托而謀謀而復復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幽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爽德非在我之有愆計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持

反林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鴝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桑實也
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
又念其不可特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
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
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
妨也

合參夫我之遷貽而往固欲善圖于終自今思之能無悔恨乎彼桑之未落
則其葉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麗何以異此孰知色不可特而欲不可縱
乎于嗟鳩兮無以桑甚之盛而多所食矣吁嗟女兮獨可以色盛之故而與
士相耽樂耶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自行而淑慝相掩已改圖

人見貸猶可說而解也若女以貞信為節與士耽而失其身則大節一虧終
身莫贖尚可以解為耶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矣

析講此章言昔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興戒已不可縱
欲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盛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
桑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比意亦含悔在鳩食甚多則醉興女耽士則
醜故下遂言無與士耽耽有溺而不返之義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
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
之理也惟婦人被棄而自悔故抑揚言之耳耽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
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尖車帷裳女也
不爽叶師士貳其行去声叶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

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台參夫始與士耽，寧知今日之見棄耶？彼桑之既落，其葉皆黃，謝而隕，與始之沃若者異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維昔者自我以賄遷而徂爾也，值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糟糠之妻固備嘗艱難之苦矣。乃今棄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迎者，今以之涉水而去，復渡淇水之湯湯，駕漸車之帷裳以歸，下堂之後，永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誓約無改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爽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背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莫知其所以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爽之女乎？○析講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敘始終之困，而深致怨于夫也。喻色衰處。

勿卽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卽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今去之索莫，敘致悲涼，見與以車遷，賄時光景迥別。若曰早知今日，卽卜簞雖吉，必不肯以車來也。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貌。婦人之車有之，漸車帷裳，言水漬及車之帷裳也。不爽，只是誓約無失，情愛無乖，非就節言也。二其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愛弛上見。南台謂士也，罔極二句只承士二其行，一直說下以深責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二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馮爾賡曰：以爾車來未幾而漬車帷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殺風景。○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

言系正角
為勞早夜起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合○參○然○汝○雖○棄○我○獨○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為○汝○家○婦○而○值○爾○之○貧○也○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而○必○與○時○徹○昧○且○之○惕○夜○而○後○寢○不○辭○宵○漏○之○勤○蓋○無○有○朝○旦○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恤○于○夫○也○奈○何○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其○處○我○一○何○薄○哉○念○昔○與○爾○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孰○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過○但○啞○然○而○笑○畧○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咎○哉○靜○言○思○之○良○由○我○之○失○身○于○始○有○以○致○之○亦○躬○自○痛○悼○而○已○于○人○乎○何○尤

祈講此章上四句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深致其悔也三歲為婦是言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靡有朝言無有一朝之暇也言遂註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必當日謀約如何勤家之言今既遂前言而成家也若下章信誓方是借老之約讀者詳之暴就棄逐言啞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末二句玩註只承兄弟說帶見棄意自悼猶言自悔蓋始迷于欲未暇思量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怨也總是言其抑鬱無聊咎將誰誘殊有悔恨之極意

及爾借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反信誓旦旦叶得反不思其反叶反反是不思叶新反亦已焉哉叶將反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去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借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

誓曾不思其反覆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合衆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從汝。非謂一時之計也。本相期及爾以借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貧。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棄。怨悼如此。非爾之所使乎。然固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故也。彼淇雖廣。猶有岸矣。隰雖遠。猶有泮矣。是皆有所極也。况我于總角未笄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好。以言笑則晏晏。而和柔以信誓。則旦旦而分明。以為情好密矣。盟約定矣。將可賴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不亦淇岸隰泮之不若乎。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始之苟合。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良心之漸漸竟。何益也。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所以重戒後世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已之見棄。而致其怨。下興已之不思。而無可追。也。使我怨內。要入色衰愛弛。意下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借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亦覺費解。愚謂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指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抹月披風。而丰姿已消鑠者。便是衰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淇則二句。只興到不思。其反止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也。總角四句。一串說下。言笑三句。不平重信誓。上猶云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也。且昔借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晏晏且且不思及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及。則此婦又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頽然自及于入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耻之悔。倘又有質絲者。不將蹇裳就之乎。

氓六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章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及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詞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游泳之苦也至于暴矣即有洗有滌之意也
 借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于子于壽也然則宴爾緝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于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者于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暨昔之過在已故終于自悔昔者之不思○詹熊子曰
 文人守已如女子守貞漢班固才矣一失身于竇憲取訊士林楊子雲才矣一失身于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侈口青史况柔脆圍闌之中櫛稍不自檢必為所擯安能如初之少艾迷欲而終寵眷耶
 嗟嗟悔恨奚益耶士君子當于氓之詩三致省焉

竹竿章

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全旨通詩四章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當以遠莫致之句為主首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置身于泉源淇水之間桂楫松舟之上矣不可歸就有為義所制之意但不得顯將義字說出只以情說為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合蔡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况身為女子不能自主一旦遠嫁望故國之山川竟迢迢而永別此時此際寧不有動于懷者乎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持籊籊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

風景娛人我豈不爾之思哉第道里遼澗山川間阻雖欲日暮致之不能也

異地相思徒增怛怛耳

析講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註籊籊長而殺殺衰小之也謂竹竿

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竿約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爾思之

爾指竹竿淇水說遠至衛之道遠莫致不可至意亦是托言特以義不可往

非真以其遠也但不可明出義字作文只以遠字發揮可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女子在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叶滿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

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

合參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在目耶我于是因淇水而思泉源矣彼面

泉發源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

之右矣澗澗不改而襟帶常存如此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

行身離故土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待爾之左繞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

淇水之映帶湘川泉源之環抱共城也吾其能以爲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嘆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發于衛之西

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

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炤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園風景依然不改而羈跡

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串看重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

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上聲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

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合參我于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淇水矣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右

一左皆有可樂衛之貴主嬪御游女麗人挈伴採芳共游斯地言笑間作環

珮珊然我為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嗟。而舒氣于其間。不得珮玉之儼。而飄裾于其上。事與心違。能無感慨係之也耶。析講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游之想。喜極則巧笑。嗟然而齒見。行徐則珮玉儼。然而有度。然亦是托詞。重不可得意發之。

淇水悠悠。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合參而予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淇水之悠悠。洪波巨浸。力可勝舟。凡湖洞于中央者。擊桂楫。掉松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安得出游于彼。迺一方之阻。縱一幣之杭。去來烟水之間。徙倚漁人之側。巧笑佩玉。寫我憂之。

莫致者而付之二水乎哉。亦托之遐想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緊頂上二章來。見出游則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佩玉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游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駕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與望之詞。蓋韶註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其絕意語。氣宜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竹竿四章。章四句。楊伯祥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描寫。

為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直遂。即是義之不得踰越也。只以情說。便是意在言外。

芄蘭章

傳一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

言經正角 卷五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躡等。當重佩齔。佩鞞。上本不勝。末服不旌。

衷此與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佩先哲之格言。以幾遠到之地。今所見者。惟傲慢之態度。竟亦何益。雖曰刺之。詞須惻然。憫恤方得。詩人溫厚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齔。雖則佩齔。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齔。雖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循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合參此刺童子之躡等而作也。若謂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躡等。故內無宏不頌負。而外徒飾貌。矜容。此士習之所禁也。吾不能不存訝于童子焉。彼芄蘭弱草也。而今乃有枝。則不能載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齔。殆何為。

乎夫齔者。成人之佩。非為童子設也。僭而佩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列童子而才等成人。佩之猶可說也。今彼雖則佩齔。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克。能不于我而加知焉。但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為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祇飾觀而已矣。能無為識者羞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與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闔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姬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合參彼芄蘭弱草也。而今乃有葉。則不能勝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鞞。又何居乎。夫鞞者。成人之佩。非為童子設也。僭而佩之。失其當矣。然使年雖童子。而才並成人。佩之猶可解也。今彼雖則佩鞞。而謀為淺近。技藝卑狹。能不于我而加長焉。但見其容兮。遂兮驕侈自放。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

為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徒競美而已矣能無遺識者請乎吁童子亦可以自省矣

析講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也以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枝葉與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鞞鞞只興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方山從疏義說興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還從前說為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知猶智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于我言不勝我也是不聞其絕人之智也近說有不足見知于我者自未體貼註意甲長也長于我為弟強兄之意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超世之才也亦非專指不能射而言末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容與故為舒緩也遂是直遂故為放肆也有居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較今一例亦自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劉向說苑云能治

煩決亂者方佩鞞能射御者佩鞞以成人之飾而童子僭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為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耶蓋有惻然憫之之意是所謂風也○朱極三以赤色之皮為之故言朱極極猶放也所以鞞指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鄒臣虎云彼或以老耄而不無童心豈以少年而反多厚蓄則貌短心長童子之欺人在今日彼或以稚魯而不無渺修豈以炫耀而反多長養則因滿得損童子之自欺亦在今日欺人自欺二意說得童子心腸惻然近來小兒輩捷徑爭先襲服競美恣睢得意者比比而是胡不讀芄蘭之詩而知所警歟

芄蘭一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序所云刺惠公是上與君競能也非所以訓意謂刺當時之嬖臣恃寵而肆者于義或庶幾耳○一說憚字重還是無智而以為有智無甲而以為有甲蓋痴做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

河廣章

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全旨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非為地也隱然有

義不可往之意義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言只自說詩者言之則愈上王云

此詩義不可歸不可露并思子嗣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含味喚為得

○劉胤平曰此詩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得不說歸難却說歸易煞有深情○

唐荆川曰父乃祖之遺體嗣君承父之重是與祖為一體也母出則與祖父

廟絕故不可以私反也

誰謂河廣一葦音杭之誰謂宋遠音跂音子望音方音反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

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

祖為體毋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乎

合參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若謂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已者。親愛之思也。今吾子既君宋矣。我其能以忘情也哉。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子居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杭而渡矣。河果廣乎哉。宋者。吾子所蒞之邦也。今我在乎衛。子在乎宋。人見我之不適宋。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瞻。則可以望而見矣。宋果遠乎哉。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合。泰。誰。謂。河。廣。乎。曾。不。容。一。刀。之。小。渡。之。而。即。濟。矣。河。廣。固。如。是。乎。誰。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子。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哉。吾。其。如。此。宋。何。哉。觀。于。此。詩。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析。講。誰。謂。二。字。最。可。味。一。沓。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淒。惋。悲。涼。一。葦。可。渡。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也。說。容。字。與。如。不。容。例。看。明。言。其。小。回。必。強。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跋。子。望。以。日。力。量。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日。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而。不。須。日。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東。徙。

渡。河。衛。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註。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訛。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河。廣。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其。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示。廟。之。中。不。可。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可。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示。廟。則。外。既。不。失。

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六人謂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之女竹竿之女

伯兮章

傳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全首迎詩四章以思伯二字為主首章是敘其從役之事還本說幽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已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有一節深一節意二章髮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痲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誰適二字是着眼處

伯兮 音 邦之桀公伯也 執爨 音 殊為 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 搗武貌桀才過人也 爨長丈二面然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爨而為王前驅也

合於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若謂天下之不容逃者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若吾之有伯非吾所望以終身者乎彼須漕之墟朝歌之衆豈無蓋世絕倫足稱時出之彥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畧才大過人始搗然而為邦之桀今然果何在也惟我伯也今方備宿衛躡尺寸執爨而為王馳驅于輦轂之前其邀寵于王者甚深也因利乘便建功立名此所以違棄鄉井而不顧耳

析講此章上二句美其才下二句指其事上二句連說下二句亦連說桀而搗字來蓋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伯也二句只間間敘其所事註今

言○正○解
方○二○字○可○玩○見○執○受○前○驅○還○歸○正○未○有○日○以○起○下○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之○
謂○亦○非○盡○往○役○之○義○慶○源○輔○氏○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而○後○言○其○方○執○受○而○
前○驅○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旨○不○可○依○呂○記○為○王○前○驅○特○詩○中○之○
一○語○非○大○義○也○前○驅○亦○婦○人○想○見○其○當○如○此○上○玉○末○二○句○玩○註○方○字○是○思○
伯○意○非○誇○伯○意○也○近○墨○多○失○詩○情○詩○柄○所○云○征○役○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選○
鋒○銳○進○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衛○供○王○國○之○役○也○按○周○禮○選○國○之○勇○士○能○用○
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上○二○句○所○謂○武○與○才○多○是○就○膂○力○上○說○孔○
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
章○也○而○言○外○則○有○悔○教○夫○婿○竟○封○侯○意○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

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悅已容
合○泰○然○伯○為○知○已○者○死○子○誰○為○悅○已○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我○首○則○
如○飛○蓬○之○亂○蓋○久○矣○婦○容○之○不○修○矣○是○豈○無○膏○沐○以○潤○髮○無○沐○以○滌○首○而○
遂○至○于○廢○容○哉○蓋○伯○者○我○之○所○主○伯○在○則○薄○施○膏○沐○倍○矜○光○華○之○相○得○今○伯○
不○在○我○固○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光○彩○為○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暇○恤○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故○也○是○時○周○既○東○
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懶○去○修○容○之○意○膏○沐○作○兩○物○看○
皆○為○容○之○資○蓋○女○為○悅○已○者○容○原○非○以○冶○容○取○媚○特○以○蓬○首○垢○面○非○所○以○承○
事○君○子○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君○子○于○役○又○誰○主○乎○誰○適○句○要○重○發○須○在○上○
二○句○先○點○伯○氏○行○役○廢○于○為○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秦○嘉○與○夫○書○云○未○奉○光○
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亦○誰○適○為○容○之○旨○唐○人○閨○怨○
詩○曰○欲○粧○臨○鏡○懶○正○思○之○切○而○無○聊○處○又○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猶○

詩經正義卷五
有怨意此云誰適為容婉而切矣
三

其雨其雨杲杲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合參然使望之。而即歸則飛蓬可整。而望之之情于茲慰矣。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夫人而無望于雨也。則雨之于日。總付之無心。今當久旱之後。仰而望日。其將雨乎。其將雨乎。奈何杲然旭日之升。耀之愈明。此甚非雨徵也。雖有雲霓之想。亦徒然耳。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是。以使我願言思伯。而不堪其憂。有甘心于首疾而不辭者。蓋不止于飛蓬而已。不知何日言旋。以瘳我之疾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不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至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字。可見願言思伯。即于

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痲。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首疾則甚于飛蓬矣。

焉音得音諼音草言樹之背音願言思伯音我心痲音妹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痲而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合參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合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北堂。來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諼草寧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痲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彼執爨者。及今返旆而歸。則膏沐可以重新。予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詩經正義卷五
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諉草以忘憂憂亦非諉草之所能忘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心痠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痠而不辭心痠又深于首疾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湛若水曰小序伯兮刺時者非謂鄭不當伐也但禮天子討而不伐方伯連帥不能舉此義而天子親伐焉皆非禮矣况又過時而不反乎憂不

但為夫而已。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師多矣未有出師返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師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其民無怨對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章

詩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全旨通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已之有所憂也此是托言之比言狐即言鰥夫不可用鰥夫字出須知總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故托無衣以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配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合。亂國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為狐之味。若謂物各有耦。喪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洪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衣袂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日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之。縫裳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止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合。參彼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矣。夫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帶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合。參彼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矣。夫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服而病于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也。乎是非語狐之求匹也。語鰥夫之求匹也。非憂之子之無裳也。憂之子之無配也。即其言而求其意不可觀世變乎。

析講。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夫之無匹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則似已濟水。既在厲則正在深水處。非既厲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體。必着裏衣。此謂帶。蓋束此衣者。側是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裳。何與伊事。與子縫裳。意在言外。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

有狐三章章四句。玉非熊曰陶嬰寡處黃鵠有藝。文君新寡聞琴而奔。有狐之婦進之陶嬰則有愧。魏卓氏女亦遠矣。

木瓜章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全章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久其情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楸木也。實如小瓜。鮮可食。瓊瑤。玉之美者。琺瑯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合泰此男女相贈答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纏綿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末以為好而不忘耳。奚足以為報哉。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合泰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塞責也。不過假此重寶。以寄吾殷勤之誼。將末以為好而勿替耳。奚足以為報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玼亦玉名也。

合參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木李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玖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玖為報而自足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通吾綢繆之忱將來以為好而無聞耳奚足以為報哉夫求好心也投報物也緣物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厚道在焉風斯遠矣

析講此詩本賦體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玖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玖相贈答也○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比正意宜在言外蓋以木瓜報瓊玖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玖未足為報但欲假此以舒情末以為好耳比已重禮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過以此而期其末以為好耳○麟士云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玖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直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末好亦各承上說不必入正意如暗比之例○千古交情盡此語覺報施兩字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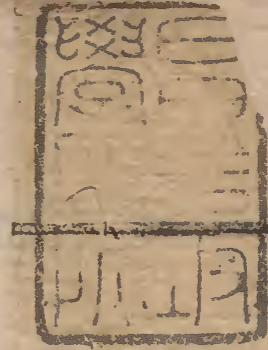
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覆

木瓜三章章四句○衛欲報

曰人當危急有投我微物知當以重貨報之又曰匪報也末以為好也况齊投我如彼之厚而我又無以報之乎見非可以尋常報施之禮論也○夫子刪詩不列之齊而以殿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鄰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

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疏義曰衛多君子于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



變風時論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怨如賢婦人
 六人則蒞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椒慎
 伯兮之守貞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東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
 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寬政庚申

